

⑩記傳烈先命革

彭家珍

著 毅 君 章

青少年最佳課外讀物



行印社版出蘭金

⑩ 革命先烈傳記

彭家珍

章君穀著

彭家珍

章君毅著

出版者：金蘭出版社

郵政劃撥儲金帳號第一〇三二四九八

登記證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〇八九一號

發行人：許素蘭

策劃：張耀先

監印人：莊餘禮

總校閱：高榮陽

校正者：黃祖榮

顧問：張建新

總經理：金麟書報社

地址：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一六一巷四號
電話：七〇六〇五三八・九八一九一四三

定價：新台幣玖拾元正
美金叁元正

印刷者：源興彩色平版有限公司

電話：五四三一〇六〇・五四二八三七〇

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三月出版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序

值茲先總統 蔣公逝世十週年紀念之日，緬懷距今二十二年前，民國五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，蔣公頒發：「告全國青年書」，曾經語重心長，大聲疾呼的始示我們：

「——特別是要效法『光復漢族』『澄清神州』的秋瑾、徐錫麟；效法『助天下之人，愛其所愛』的林覺民、鄒容；「祛除革命之障礙」的溫生才、彭家珍；『吾輩不死，國民不生』的饒國樑、喻培倫；『甘受至苦極痛，以求有利於國家』的吳樾、李沛基……。他們都是以國民革命的選鋒爲己任，都成爲我們國民革命同志的典型。其志節，其精神，實足與日星爭光，河嶽並峙。而且亦實現了 國父『以吾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，立國家億萬世不死之根基』的遺教。眞能百

世流芳，萬代景仰。使我中華民族革命的光榮史蹟，後先炳耀，光輝日新！」

先總統 蔣公的當年遺訓，殷殷垂誡，振聵發矇，即使在二十二年後的今日重讀，仍然令人有盪氣迴腸，茅塞頓開之概。置身於國際風雲變幻莫測。舉國同胞，矢志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大時代。秋瑾、徐錫麟、林覺民、鄭容……所有革命先烈的偉大抱負，光榮事蹟。在在都足以讓我們引爲模範，視作典型。無分海內海外，男女老幼，每一位炎黃子孫，倘若要想以我們自己的意志，自己的力量，來掌握我們自己的命運。就必須集中大家的意志與力量，發揚中華民族整體的偉大精神。因此，我們亟需瞭解中華民國前後，革命先烈先進所具有的勇氣與信心，血性和志節。從而激發我們遠大的志向，昂揚的鬥志，使我們在人生旅途上獲得更輝煌的成就。革命先烈先進，不但是

中華民國的開國元勳。他們的畢生行誼，尤其是我們後世之人幸有擁有的無上懷寶。生有而幸爲中華民國現代之人，對於他們百世流芳，萬代景仰的崇高偉大人格，轟轟烈烈事蹟，自須深切體認，充份瞭解。基於此一認識，本社方始不惜經兩年餘的籌備，投下爲數巨萬的資金，恭請當代名家鼎力協助，隆重出版這一部人人必須熟讀，家家勢將珍存的：「中華民國革命先烈傳記」：

陸皓東

章君穀著

林覺民

高陽著

史堅如

章君穀著

喻培倫

司馬中原著

鄒容

鐘雷著

溫生才

魏希文著

吳樾

南郭著

彭家珍

章君穀著

徐錫麟

彭歌著

陳其美

章君穀著

秋瑾

張漱菡著

黃興

章君穀著

金蘭文化出版社

於民國七十四年青年節

革命先烈傳記⑩

彭家珍

一

辛亥年，深秋，天津。

下午四點，太陽和和氣氣的笑著，帶領朵朵淘氣的白雲，鑲嵌在蔚藍的天幕，俯視風姨爲枝葉茂密的行道樹理髮修臉，捲起片片黃葉，在半空中飛舞追逐，又悄悄的落向地面。地面有佝僂着肩背的清道夫，揮動竹帚，將它們掃向路邊。

俄租界，高級洋人的住宅區，坦蕩的大馬路平整清潔。不是公事房上下班的時間，這兒行人稀少，車輛寥落清清靜靜的，好讓鐵門後頭深宅大院裡的人們安靜午睡。挑担的小販到了這兒便不敢高聲吆喝，奔得滿頭大汗的人力車伕，也沒法在濃蔭樹底歇腿，他們駭怕洋人

雇的巡捕，會用腰上掛的「哭喪棒」，把他們打得頭破血流，有冤無處訴。八國聯軍鬧天津以後，滿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人早學乖了；洋人惹不起，連慈禧老佛爺跟光緒皇上都得避避他們的凶燄，一仗打敗就得割地賠款開埠通商劃租界，這還是開頭，誰知道宣統小皇帝能把錦繡江山保得了幾天？

街口有橐橐的皮鞋聲，由遠而近漸漸的傳來。清道夫老劉吓得一楞，穿皮鞋的？不是洋人便是巡捕，自己得裝着起勁點兒，別這麼懶洋洋的胡混，街心要有那麼一片兩片漏掃的樹葉，當心老大耳括甩得你暈頭轉向，洋人的飯是好吃的嘛？人家成千上萬銀子挖了走，你得從早到晚的這麼掃掃掃，一個月，領他兩個大洋二百個制錢，嘿，兩個大洋二百個制錢，一家六口的嚼穀哪！要是真做了亡國奴，祇怕連這這兩文都拿不到啊。亡國奴？唉，在滿清國小皇帝手裡還怕做不

了亡國奴？除非，除非——他猛的打斷了心頭的嘮叨，滿臉驚惶的四下一望，沒人，幸好沒人。可是，皮鞋聲響越來越近了。

他趕緊埋着頭，雙手直揮那把竹掃帚，纔墜下來的落葉又聚成了一小堆，皮鞋聲響到身邊了，他忍不住眯着眼睛，偷偷的從眼角瞟他們一下。

瞟一下，劉老頭的小眼睛掄圓啦，也不曉得那兒來的勁道，他們霍一下直起了腰，兩手攥住掃帚把，一個轉身，裂開一嘴黃牙，笑吟吟的望着來人。

「楊先生，您今兒來啦？」

「哎！老劉，」對面來的兩個人裡面，一位中等身材，白白胖胖的青年，穿一件醬紫的襖絨袍，一雙尖頭黑皮鞋，和顏悅色的跟他打招呼：「你掃到這會兒還沒歇手，可累了吧？」



？ 啦來兒今你，生先楊

「可不是！」劉老頭感動得儘眨巴眼，又是歡喜又是嘆息的說：老嘍，五十六，這把骨頭都快收啦！說來不怕您笑，有兒有孫的還在幹這一行。」

「別喪氣，劉老頭，好日子就快到了，有你享福的日子在後頭啊。」

「對，楊先生！」劉老頭高興的把掃帚往地上一拄，眉開眼笑的說：「天下就要太平了，只等您們——」

「噓——」

「該打！」劉老頭笑着輕輕擱一下自己嘴：「楊先生，您看我可不是老糊塗嚟，說着說着的就忘了機密。」

「禹昌！」

楊禹昌身邊站着一位身材比他略高的年輕人，濃眉大眼，皮膚稍

黑，一張正甲子臉，上闊下尖，胸挺腰直，穿一件寶藍袂袍，腳下一雙新黃皮鞋。神情在威武中顯出幾分朗爽，一對英氣逼人閃閃有光的眸子，教人不敢正視。他緊皺着眉頭，挺不耐煩的提醒楊禹昌，他的意思是說，時候不早了。

「這位老——先生，」劉老頭本想稱呼他一聲老爺，記起楊禹昌以前關照他的話，又急忙改口叫先生，他輕輕的問：「少見得很，是剛來的？」

「剛來的，」楊禹昌差點笑出來，他忍住笑譊然的告訴劉老頭：「這位彭家珍先生，今天頭一回到裡面去。」他努努嘴，指向靠近他們的一扇大鐵門，開玩笑似的說：「劉老頭，彭先生倒真是一位老爺吶；他要穿上了官服，你一見他就得磕頭。」

「彭先生就是不穿官服，我見了他也願意磕頭，」老劉望了眼彭

家珍說：「彭先生相貌好威武，一看就準知道是個大人物。」

彭家珍勉強的笑笑，楊禹昌却呵呵的放聲笑開了：

「喝！劉老頭，瞧你不出，一開口就是文明詞兒，連大人物都用上啦！」

「都是您們各位先生教的呀，」老劉扭捏的笑着：「大人物就是大好老，彭先生將來一定是位大好老。」

「不錯，」楊禹昌一語雙關的說，帶着鼓勵的笑容望望彭家珍：「這位劉老頭，對於我們的幫忙很大。」

「那裡那裡，」老劉侷促不安的搓着掃帚把：「楊先生您這是說哪兒話啊！」

彭家珍直到這時才明白，原來楊禹昌故意停下來，跟老頭聊幾句，是有作用的；他不禁注意的看看那老頭，並且深深的向他一點頭。

「以後彭先生的事，」劉禹昌拍拍劉老頭的肩膀：「也得勞駕你，多照顧一點。」

「那當然那當然，」劉老頭連聲的應允，「您們各位這麼——，還不都是爲了我們老百姓，那些個小事，我怎敢不盡心盡力啊。」

「謝謝。」彭家珍含含混混的說，又跟劉禹昌遞了個催促的眼色。

「回頭見，劉老頭。」劉禹昌邁步再往前走，伸出右手向劉老頭揮揮。

「回見，您二位。」劉老頭恭恭敬敬的回應，貪戀的叮望着他們的背影，搖頭感慨的說：「就憑他們這些人物，看起來中國還是有救的啊！」

楊禹昌和彭家珍，並肩走到一座幽深寬闊的宅邸前面，他墊起腳

，伸手一按裝在麻石門框上的電鈴。家珍很留心的看到，他按的是暗號，兩長一短。

「很講究啊。」彭家珍望望電鈴、鐵門和門後花木扶疏，碧草如茵的廣大庭園，以及那一幢新式的兩層樓房說：「地點既合適，掩飾也很好。」

「總機關設在租界裡比較安全，」楊禹昌聳聳肩膀，得意的說：「何況這一帶都是所謂高等洋人的住宅區，滿奴跟狗腿子，不但疑心不到，而且多少也有些忌憚。」

鐵門右邊閃過來一個人，高大，魁梧，兩眼射出嚴厲的光燄，緊盯門外的兩人一眼，不聲不響，抽拔鐵門，將鐵門移開了一條縫。

「別跟他說話，」楊禹昌低聲的關照，「照着暗號揷了電鈴，他開門，你只管進去就是。」

彭家珍點點頭，跟楊禹昌側着身體進門。看門的大漢在他們身後將鐵門關好，兩人踏上通往大樓的甬道。

有一段路，得走一兩分鐘，彭家珍趁此機會問：

「路上碰到的那個劉老頭，他也是——」

「劉老頭當然沒有參加我們的組織，不過，他的用處很大，」

楊禹昌很詳細的告訴他：「他是清道夫，一年四季從早到晚都在外頭掃街，因為街上太靜，我們派人出去守望未免太惹眼，反倒不如叫他給我們把風，有個風吹草動，他會馬上用電鈴通知我們，這裡院子大，前門來人我們後門解散儘量來得及。再說他還可以隨時隨地照顧你。你記住，下次到總機關來的時候，必須先看看劉老頭的動作，如果出了事他自然會給你暗號，你就趕緊向後轉溜走。還有，出門也要留神他，那頭好走那頭不好走，他都能遞暗號給你。我剛才故意和他多